【菩提道上】

遺漏的蜘蛛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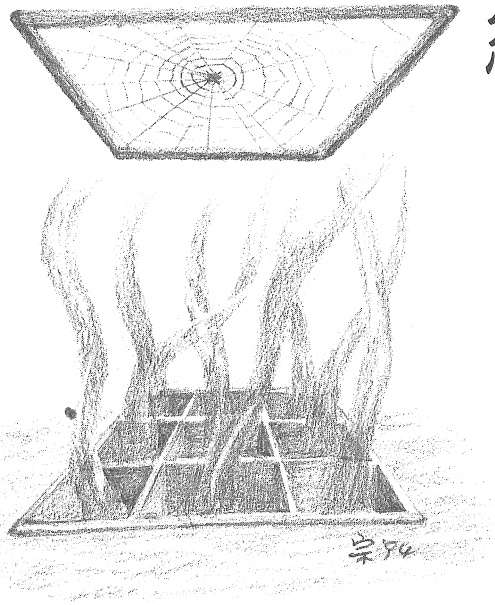
傍晚，拿著小木魚準備到關房外練習，經過第二教室，抬頭一看，走道盡頭天花板角落的蜘蛛網還在，偌大的一張網看起來更加緊密結實了。原以爲司水組的法師會注意到它，看樣子是得直接提醒他們。

請了司水組組長過來，他看了看蜘蛛網，抱歉地說：「謝謝你，如果你不提醒，我大概永遠也不會注意到那兒。」我開玩笑地回應道：「因爲我們都習慣低頭走路啊！」

我向來相信，人從出生到老死一直都在受教育。從家庭教育到學校教育、社會教育，乃至出家後，亦有僧伽教育。教育的方式有多種，人的學習也千差萬別：有的人需要言教；有的人是從他人的身教學習；有的人一點就通，還能舉一反三；有的人則需要他人耐心地一說再說才會明白，而我正是那種需要一再被提醒的人。

初出家時，參加大專冬令營，學習領「事務引禮」的執事，負責關照學員飲食、出坡及提供營活動所需物品。傍晚藥石時間，我只顧忙著關照同學的齋食，卻忘了去打洗碗水，當時被一位同事的年長法師喝斥道：「吃完飯接著馬上就要洗碗，這事已經提醒你好幾次了！」從那次以後，我一直記得這句話，他告訴我的是：做事情要用「心」。可惜當下我並不能領會，直到第二年當師父侍者，才有些微體悟。

那年的年終大掃除，我負責清掃師父的寮房，當我以最快的速度清的清、刷的刷、洗的洗，將應做的事做完後，正得意欣賞自己能以最高效率出現成果時，師父進門一看，微微笑道：「清掃要從上面清到下面。」隨著師父的手指，我赫然發現一張蜘蛛



（繪圖：陸承宗）

釋自灝

網，恰似地圖般悠然地掛在天花板一角嘲笑我。

小時候家中大掃除，媽媽總是一再叮嚀我們這群小毛頭：「要先清天花板，接著洗窗子，最後才洗刷地板……。」我常常只忙著和哥哥姐姐邊掃邊玩打水戰，媽媽的話，早當耳邊風溜過去。出家後，師父不像媽媽那樣，事先告訴你應該如何如何做，而常常是在你完成後，輕輕一點，讓你自己去體會、醒覺，這種教育方法，令人更加印象深刻。

經過幾次當面喝斥、婉轉點醒，我漸漸學到事有本末、物有始終、知所先後應如何用「心」，同時也發願做個自覺而主動的人，主動提醒自己，也學著提醒別人，更願接受他人的提醒。

行過山村

釋見宙

夏日午后，雨滴滴答答地落著，走過山村的街角，一幢幢年代久遠的木閣樓，參差地錯落在新建的樓房當中。依著住址，好不容易找到要拜訪的那戶人家。

一踏進門，映入眼簾的是屋角堆放著雜亂的貨品，牆上滿掛了衣物、雨衣、袋子，木櫃中也陳列了百貨，角落木梯的欄杆上，掛著過期的日曆。待一回頭，才看見戴著老花眼鏡的老闆就屈坐在木櫃旁算帳。點頭招呼時，隔間的布簾微微一動，探出一張微笑的臉。

「是師父哦！罕走啊！」

「老菩薩！妳在忙啊！」

「是啊！正在整理貨物。」

「囝仔呢？」我心裡狐疑著，再次環顧那堆滿紙箱、貨品、椅子的空間——暮氣沉沉的狹小店面。

「唉！囝仔大了就往外跑，留下我們倆老守這間老店，叫他回來也不肯，說什麼山區沒發展……」老菩薩說著說著便垂下了頭，露出斑白稀疏的兩鬢。

「大師父計劃在庄裡辦佛學研讀班，教大家寫字、讀經、唱佛曲、煮素食……，您們要來讀哦！」我們簡單地介紹研讀班，兩位老人很有興趣地聽著。

告別時，瞥見佛龕上被薰黑的天花板，我想到歲月留在他們的臉上的痕跡，就像這香煙將天花板一層一層染上顏色。他們年輕的日子是在撫育子女、淘米煮飯、交易商品的指縫間流逝，年老時，子女反哺的寄望，卻如風箏般縹緲。盼望佛法的光明就此